

爱在伸手之间

□ 鲁小莫

他是个作家。每晚7点钟,准时坐在电脑前,一杯咖啡喝下,开始写作。12点钟,写作结束,存文档,关机,洗澡,睡觉。十年了,他的生活就这样一成不变。

他写作的时候,她在别的房间,看电视、做家务。电视的声音调到最低,走路时轻手轻脚,像只轻盈的猫。两人各做各的,如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。

他写的书她挺爱看。爱情在他的小说里千回百转,她常看得泪盈于睫。有人问过她:“生活里的他,是不是很浪漫?”她总忍不住笑。他看起来傻傻的,不是直直地对着电脑,就是埋在一堆书里,要不,就坐在椅子上发呆。

这样想着,她又笑了,起身剥一个橘子,推开书房的门。

他双目炯炯,对着电脑屏幕。她进来,他不看她,却径直伸出手,接过橘子,胡乱地塞进嘴里,继续运指如飞。

她关门出去,想了想,又笑。每次她进去,不管是送一只橘子、苹果,还是一杯

热气腾腾的菊花茶,他无须看她,就能感受到她的心意,准确地接过来。这样的默契让她满足。

他遇上了麻烦,得了很严重的胃炎。在医院里,医生问清他的生活习惯,严肃地说:“把咖啡戒掉,咖啡会加重你的病情。”

可是把喝了十年的咖啡戒掉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每天晚上一杯咖啡喝下,他仿佛得了工作令,全身的细胞立即各就各位,注意力高度集中,丰富的想象翩然而至。戒咖啡的日子里,他只觉得脑袋像一盆糨糊,稀里糊涂,灵感不翼而飞。

他变得烦躁,像一头暴怒的狮子,又像一只四处乱飞的苍蝇,写作无法进行。

他的痛苦她看在眼里。她递给他一杯热咖啡,说:“喝吧,不写作,生命还有什么意义?”

“不写作,生命还有什么意义?”这句话让他眼里有了泪水。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自己了。他端着咖啡喝下,

思路渐渐清晰,小说又得以继续。

治胃病的日子里,他一边喝咖啡,一边大把大把地吃中药。药是她一粒一粒数好的。咖啡也一改以往的速溶式,而是由她煮好,送过来。她进书房时,他依然无须看她,无须表示感谢。

半年的时间过去,他的胃病很少发作。有时候他会奇怪,哪种中药的药效那么好?咖啡对胃的刺激并不大嘛!这些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。只要麻烦不找他,他也绝不想麻烦。

又一部长篇小说杀青。此时他的心里,有着说不出的充实与幸福。那天晚上,他决定不写作,而是回顾一下半年来的写作历程。他端着杯子坐着,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

无意中一低头,他的视线落在手里的杯子上。他一愣:杯子里,是一种淡黄色的液体。他眨眨眼睛,再喝一口,咂咂嘴,有点儿甜。这哪里是咖啡,分明是苹果汁。咖啡变成苹果汁?他的大脑有瞬间

的空白。张张嘴,他喊了她一声。

她过来,看着他惊诧不已的模样,忍不住咯咯地笑了。她说:“你喝果汁好几个月了,要不然,你的胃病能这么快就好?”

原来,她给他煮咖啡的过程中,慢慢将咖啡变淡,后来换成茶水,再换成果汁。他在惯性的力量下,一杯“咖啡”下肚,立即开始工作,却不知工作中的发号令,早已换了方式。

他的心,慢慢起了涟漪。

他由衷地说:“谢谢你!”她又笑了,摇摇头:“该谢你自己。”

她说:“每一次你准确无误地接过杯子,那样默契,那样信赖。是你的爱,让自己顺利戒掉了咖啡。”

他慢慢站起来,紧紧拥住她。最珍贵的爱,往往最朴实,爱在伸手之间。所有那些千回百转的爱情,在他们的爱情面前,都靠边站了。

——摘自《格言》

点 滴

对等的骂

□ 冯磊

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,然而去世比胡适早。傅斯年去世后,胡适写信给傅斯年的夫人说:“他的学业比我深厚,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。但他写信总自称‘学生’,三十年如一日。我们见面时,也常‘抬杠子’,也常辩论。但若有人攻击我,孟真一定挺身而出为我辩护。他常说‘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’,意思是说,只有他自己配骂我。”

胡适在信中提到的骂人一事,令人颇觉风趣,自然也揭示了一个真理:真正的批评,总是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之上。只有修养与学识对等的人的批评,才值得关注和理会。至于那些无边无际的谩骂,除了自我贬低之外,没有任何意义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爱

□ 何小竹

1989年夏天,在海螺沟贡嘎山下,我问一个藏族女孩,“爱”在藏语里怎么说?她想了想,然后笑着摇了摇头。

我以为她是羞涩,不好意思说;或者,压根儿就不会说,因为她并不是在牧区长大的,对自己的母语比较陌生。但是,她后来告诉我,“爱”在汉语和英语里都是个很宽泛的词,可以用在很多地方。但在藏语里,不同的爱,有不同的表达,是很具体的。“你问的是哪一种爱呢?”是啊,我问的是哪一种爱呢?这次轮到她羞涩和失语了。

——摘自《喜马拉雅词典》



什么是未来,什么是创新?有一个段子说,未来企业车间只有一个人、一条狗。人的职责是喂狗,狗的职责是防止这个人碰机器。

有人说,我要研究最前沿和最新的技术。我认为你最该拥有的是应对变化的能力,也就是核心力量的锤炼。相当多的企业、相当多的人对未来过于焦虑,他就研究很新的东西,用了过大比例研究具体的技术,却忽略了核心力量。

说一个例子。多年前我碰见邓亚萍,她刚退役,我说还打乒乓球吗?她说不打了,因为出不了汗,现在学打羽毛球。过了几个月,我问,还打羽毛球吗?她又说不打了,因为又不出汗了。乒乓球对于她是传统媒体,羽毛球是新媒体,为什么半年时间她就把新媒体玩转了?因为她核心力量太强了。在长年打乒乓球的过程中,对对手的分析和自己强大的心脏以及体能,让她从最初的羽毛球菜鸟,迅速成为羽毛球高手。

思考这件事情的过程中,我的焦虑在减少,更关注我的核心力量,它使我不断迎接新的变化。

我观察未来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:技术和人。什么是变化的?技术。什么是不变的?人。做传媒也好,做企业也好,绝大多数情况下,思考未来就是思考不断变化的技术、模式以及不变的人。

几百年以来,人性的进化是很慢慢

慢的,但技术一直在更迭。以前我们在龟背上写“我爱你”,后来用毛笔写在纸上,现在用手机发,脸红心跳的感觉却从来没有变,你是关注技术更迭还是研究不变的量,也就是人?这个思考有助于消除大家的一些焦虑。

100年、200年前,80%、90%的人类从事农业。工业革命来了,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挑战,但是100年、200年时间过去了,绝大多数的人从农业土地上离开,就业岗位却前所未有地增多。比如,刷码机在超市出现了,人们说,将来人会被刷码机赶走。结果,刷码机出现后,成本下降,大超市变成了无数个你身边的小超市,新的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,现在全世界的超市工作人员远远超过以前没有刷码机的时代。

那天我见到美团老总王兴,他非常不满足,他说每天中国吃三十几亿顿饭,他们只拿到了其中很小的份额,还有更大的份额要开发,这又会创造多少就业岗位?所以时代从来不会停止。未来有一些东西注定会失去,但人类的道路都是一边失去一边创造,就业岗位会前所未有地增多,一些简单的工作会被取代,但是会创造更多需要人做的事情。

因此,研究变和不变,我更多的注意力是在人身上。不管你是做媒体还是产品,归根到底要研究人,人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基石,人性的变化是很慢的。

——摘自《名家名作》

两种友谊

□ 毛姆

文 苑

世上有两种友谊。一种友谊源于肉体本能的相吸,你喜欢的朋友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品质或禀赋,而仅仅是由于你被他所吸引。这是不讲理也无法讲理的。而世事多具讽刺意味,很可能你会对某人产生这样的感觉,可这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喜欢。这类友谊与爱情相似:它以同样的方式产生,很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消退。第二种友谊是知性的。吸引你的是新相识的才华禀赋。他有你未曾有过的观点想法,他见过生活中你未曾见过的东西,他的经历丰富,让人叹为观止。但是每一口井都有底,你朋友也会有一天不再有新东西传授给你:这便是决定你们的友谊能否继续的关键时刻。如果他只有些从书本和经历中得到的东西,他就没法再叫你感兴趣了。这口井已经空了,你把桶放下去,却什么也打不上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迅速发展起火热的友谊,又同样迅速地终结交往。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后来他会厌恶这些人,因为在发现这些人其实不值得自己欣赏钦佩后,最初的失望会进而转变成鄙视和憎恨。

不过有时,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,你依然与这些人保持不时的交往。如果是这样,想要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益,应该在两次会面之间留足时间,让他们来得及去获得新经验新思想,使他们又能像新朋友一样给你以好处。慢慢地,当初发现他们浅薄时的失望渐渐消失,由于习惯了他们,你也能容忍他们的缺点,于是你们便能长期保持关系融洽。但是,如果你发现朋友后天习得的知识虽到了头,他身上却还有别的东西:个性、情感,还有活跃的思想,那么你们的友谊将益发牢固。这段友谊将令人无比愉悦,完全比得上肉体相吸产生的那种友谊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